

“这是一部天才的经典之作。”——简·雅各布斯，《美国大城市的死与生》一书的作者

# 建筑养成记

## 建成后纪实



[美] 斯图尔特·布兰德 著  
郝晓赛 译

获美国加利福尼亚州“湾区书评奖”  
获“新英格兰文物保护协会奖”

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

# 建筑养成记：建成后纪实

[美] 斯图尔特·布兰德 著

郝晓赛 译

尽管人们将斯图尔特·布兰德敬为一位有声誉的作家——《全球概览》(Whole Earth Catalog, 又译为《全球目录》, 1968 ~ 1971年) 获美国国家图书奖, 《媒体实验室》(The Media Lab, 1988年) 获爱略特·蒙特尔奖, 他担任编辑期间的《共同进化季刊》(CoEvolution Quarterly) 获金牛蛇奖——但他更重要的身份是一位发明家或者说是设计师。虽然他接受的教育是为了成为一名生物学家和军官, 但他却成了早期的多媒体艺术家。他创办了许多长存的机构, 包括新游戏联赛(New Games Tournaments)、黑客大会(the Hackers Conference, 1984年), 以及全球电子链接(WELL, Whole Earth 'Lectronic Link, 1985年), 后者是计算机社区的先导。他是全球商业网(Global Business Network) 的联合创始人, 这是一个未来主义者研究机构, 致力于发展“面向未来的艺术”。1997年, BBC 基于本书拍摄了一部6集同名电视节目《建筑养成记》, 斯图尔特·布兰德任编剧和节目主持人。

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

著作权合同登记图字：01-2018-3352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建筑养成记：建成后纪实 / (美) 斯图尔特·布兰德著；郝晓赛译. —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18.11  
ISBN 978-7-112-22573-6

I. ①建… II. ①斯… ②郝… III. ①建筑史—研究—美国 IV. ①TU-097.12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8)第189804号

How Building Learn: What Happens After They're Built ISBN 978-0670835157

Copyright © 1994 Stewart Brand

Chinese Translation Copyright © China Architecture & Building Press

All rights reserved. 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the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Press, Philadelphia, Pennsylvania. None of this book may be reproduced or transmitted in any form or by any means, electronic or mechanical, including photocopying, or by any information storage and retrieval system, without permission in writing from the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Press.

本书由经作者Stewart Brand同意，由北京东西时代数字科技有限公司授权我社翻译出版

责任编辑：率琦 白玉美

责任校对：王 烨

**建筑养成记：建成后纪实**

[美] 斯图尔特·布兰德 著

郝晓赛 译

\*

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出版、发行(北京海淀三里河路9号)

各地新华书店、建筑书店经销

北京点击世代文化传媒有限公司制版

河北鹏润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

开本：850×1168毫米 横1/16 印张：15 字数：384千字

2019年1月第一版 2019年1月第一次印刷

定价：49.00元

ISBN 978-7-112-22573-6

(32633)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可寄本社退换

(邮政编码 100037)

## 致谢

“你知道，门廊是一步步建成的，而不是一下子建成的。”一位建筑师就我在一次建造商会议上的发言回应道。“一年夏天，一家人为了阻挡蚊虫，给门廊挂上帘子。不久他们发现其实可以给门廊装上玻璃，把它变成房子的一部分。但是这里冬天很冷，于是他们从壁炉那里接了个管子，并做了保温措施。现在，他们意识到必须加固门廊的基础和屋顶。事情之所以变成这样，是因为他们总是根据已有的事物设想下一步。”

我并不知晓那位建筑师的名字。但他总在我脑海中出现，他代表着本书所有无名的合作者，我无法恰如其分地一一归功于他们。或许最能驱动文化发展的，正是这些非正式场合里的思想，它们形成了一个不记名影响的广泛网络。在此，我向这一网络致谢。

具名致谢部分，我先从建筑师开始，因为本书使用了很多他们的专业内容——当然，大多数是引用。从本书内容来看，显而易见我应感谢弗兰克·达菲（Frank Duffy）\*，他现为英国皇家建筑师学会的主席；我也应感谢克里斯·亚历山大（Chris Alexander）\*，他是《建筑模式语言》的作者，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伯克利分校的教授。接下来要感谢的人，是辛·范·德·瑞恩（Sim Van der Ryn），他是加利福尼亚大学伯克利分校的教授，此外，他还是前加利福尼亚州州建筑师<sup>①</sup>。是他带动了这本书的写作——1988年，他鼓励我在加利福尼亚大学建筑系开设一门名为“建筑养成记”的研讨课。上那门课的学生有着多种行业背景，他们是早期的合作者。

另外一些本书的明星人物，有约翰·艾布拉姆斯（John Abrams）\*——玛莎葡萄园岛（马萨诸塞州的一个海岛）的设计师兼建造商，以及“理查德·费尔诺与劳拉·哈特曼”（Richard Fernau & Laura Hartman）\*（这两个

名字合在一起也是一个公司名，位于伯克利）。排在他们之后，但也具有广泛影响力的，是一群建筑师和设计师——C·托马斯·米切尔（C. Thomas Mitchell）\*（*Redefining Designing*的作者）、泰德·本森（Tedd Benson）\*（*The Timber-Frame Home*的作者）、戈登·阿什比（Gordon Ashby）（博物馆设计师）、罗宾·米德尔顿（Robin Middleton）（伦敦建筑协会）、让·德·蒙察克斯（Jean de Monchaux）（时任麻省理工学院建筑系主任）、赫伯·麦克劳林（Herb McLaughlin）（旧金山KMD建筑师事务所）、约翰·沃辛顿（John Worthington）（伦敦DEGW建筑设计公司）、科尔比·埃弗德尔（Coby Everdell）（旧金山柏克德工程公司）、比尔·麦克唐纳（Bill McDonough）（可持续建筑先生设计公司）、罗杰·梅塞尔（Rodger Messer）（休斯敦CRSS建筑师事务所）、威廉·德·辛塞斯（William de Cincés）（环球影业公司）、皮特·瑞丹多（Pete Retondo）、艾伦·罗伯茨（Allen Roberts）、戴维·塞拉斯（David Sellars）、爱德华·舒凯尔（Edward Shoucair）、理查德·托比亚斯（Richard Tobias）和苏珊·休梅克（Susan Shoemaker）。

当然，规划师对本书也有贡献——特别是“新传统”（neotraditional）城市规划师彼得·卡尔索普（Peter Calthorpe）（旧金山）和安德烈斯·杜安尼（Andres Duany）（佛罗里达州）、麻省理工学院的校园规划师罗伯特·辛玛（Robert Simha），以及《适应性建造》（*Built for Change*）的作者安妮·威尼士·穆东（Anne Vernez Moudon）。亲自参与的建造商包括承包商马蒂斯·恩泽（Matisse Enzer）\*、改造商杰米·沃夫（Jamie Wolf）\*、《全球概览》（*Whole Earth*）的设计行家J·鲍德温（J. Baldwin）\*、木匠兼造船匠彼得·贝利（Peter Bailey），以及信息技术顾问戴维·科吉歇尔（David Coggeshall）。还应感谢在本书中多次出现的设施经理查克·查尔顿（Chuck Charlton）（在斯坦福大学工作）和安妮塔·刘易斯-安特生（Anita Lewis-Antes）（在普林斯顿大学工作）。我收到的房地产（真正的权力之地）信息，来自迪克·约克（Dick York）（加利福尼亚州的索萨利托镇）、乔纳森·罗斯（Jonathan Rose）（纽约）、杰夫·伍德灵（Geoff Woodling）（当时供职

① 许多联邦政府和州政府都有官方命名的国家建筑师或州建筑师。州建筑师的职责繁多，但是他们通常会参与州政府主导的公共建筑设计与建造工作。——译者注

于伦敦仲量联行)，以及尼古拉斯·韦克利（Nicholas Wakely）（英国韦尔·威廉姆斯商业地产经纪公司）。

建筑保护主义者和建筑历经沧桑之美，给了我最初的鼓励和方向，特别是美国国家历史保护信托基金会（America's National Trust for Historic Preservation）历史建筑保护项目主任佩妮·琼斯（Penny Jones）\*。其他热心相助的专业人士还有沃德·扬德尔（Ward Jandl）（国家公园管理局）和罗素·凯恩（Russell Kuene）（国际名胜古迹理事会）。每一处历史建筑，都有毫不吝惜时间和知识投入的管理人，感谢查茨沃斯庄园（英格兰德比郡）的德文郡公爵夫人（Duchess of Devonshire）\*、费尔班克斯住宅（美国马萨诸塞州）的劳埃德·费尔班克斯（Lloyd Fairbanks）、弗农山庄的尼尔·霍斯特曼（Neil Horstman）主任和图书管理员芭芭拉·麦克米兰（Barbara McMillan）、蒙彼利埃庄园的克里斯托弗·斯科特（Christopher Scott）、研究员安·米勒（Ann Miller）和拉里·德莫迪（Larry Dermody）、石屋（加利福尼亚州）的康妮·威斯慕拉（Connie Weismuller），以及一家名叫“马林船舶”的老造船厂的利兹·罗宾逊（Liz Robinson）。

我最大的研究乐趣是在图书馆里，周围皆是被收藏的照片，沉浸在或精彩或晦涩的大部头书本里。我去的最多的，是加利福尼亚大学伯克利分校的环境设计图书馆，伊丽莎白·伯恩（Elizabeth Byrne）称职地运营着这个图书馆。该图书馆的大量馆藏因为能在任意地方通过计算机搜索查阅而价值倍增。另一个宝库是美国国会图书馆——美国最大的政府宝藏——感谢那里工作的克雷格·道奇（Graig D'Ooge）（公共关系专家）和福特·皮特罗斯（Ford Peatross）（研究版画藏品的建筑史学家）提供的无价帮助。我在白宫丰富的照片文献中搜寻资料时，是贝蒂·蒙克曼（Betty Monkman）给予了指导。在面对新墨西哥博物馆美轮美奂的藏品时，圣达菲（美国新墨西哥州首府）的阿瑟·奥利瓦斯（Arthur Olivas）给予了

\* 名字上加星号（\*）者，为本书最终成稿的全部或部分内容提供了最为慷慨、最为繁重、最关键性的阅读与批评意见。

我同样的指导，这些成果在本书中很好地呈现了出来。在英国，我在史蒂芬·克劳德（Stephen Croad）和戈登·史密斯（Gordon Smith）帮助下查阅了伦敦的英国历史古迹皇家委员会（the Royal Commission on the Historical Monuments of England）的大量照片档案；吉尔·莱维尔（Jill Lever）向我提供了从英国皇家建筑师学会图纸档案馆中借阅的一些图纸；此外，还要感谢伦敦图书馆的道格拉斯·马修斯（Douglas Matthews）的亲切接待。

波士顿是本书的主要资料来源地。感谢波士顿图书馆的罗德尼·阿姆斯特朗（Rodney Armstrong）和莎莉·皮尔斯（Sally Pierce）、麻省理工学院博物馆的莎莉·贝多（Sally Beddow）和卡拉·施奈德曼（Kara Schneiderman）、新英格兰古物保护协会的罗娜·康登（Lorna Condon）。同样感谢以下人士给予的特别帮助：新奥尔良历史藏品博物馆的斯坦·里奇（Stan Ritchey）、新墨西哥州资料中心和档案馆的阿尔·雷根斯堡（Al Regensberg）、加州历史协会（旧金山）的罗伯特·麦基米（Robert MacKimmie）和旧金山威廉·斯托特书店（William Stout Books）——一家博物馆水准的建筑书店——的保罗·罗伯茨（Paul Roberts）。

建筑历史学家，尤其是研究乡土建筑的专家们，为本书提供了重要帮助。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戴尔·厄普顿（Dell Upton）\*浏览了我收集的照片并解释了其中的奥秘。阿尔伯克基的克里斯托弗·威尔逊（Christopher Wilson）\*帮助我理清了圣达菲城和美国西南部的复杂历史。安纳波利斯的奥兰多·里杜特·V（Orlando Ridout V）展示了如何“阅读”老建筑。威廉·西尔（William Seale）讲述了弗农山庄、蒙彼利埃庄园、蒙蒂塞洛庄园和白宫背后的故事，还有康诺弗·亨特（Conover Hunt），他讲述的蒙彼利埃庄园传奇故事熠熠生辉。给予过我指导的人还有：儒勒·拉伯克（Jules Lubbock）、保罗·格罗斯（Paul Groth）、J·B·杰克逊（J. B. Jackson）、菲克雷特·叶高（Fikret Yegul）、亨利·米伦（Henry Millon）、托尼·雷恩（Tony Wrenn）和罗伯特·欧文（Robert Irving）。

我还要感谢许多其他作家：特别是克莱姆·莱伯恩（Clem Labine）（*Old*

*House Journal*, 即《老房子杂志》的创始人)、乔尔·加罗 (Joel Garreau)\* (*Edge City*, 即《边缘城市》作者)、米拉·巴·希勒尔 (Mira Bar-Hillel) (伦敦记者)、罗伯特·坎贝尔 (Robert Campbell) (波士顿建筑评论家) 和艾伦·佩里·伯克利 (Ellen Perry Berkeley)。在找到原版照片方面, 出版商们提供了特别帮助, 感谢: 劳埃德·卡恩 (Lloyd Kahn) (居所出版社)、科尔·加涅 (Cole Gagne) (《老房子杂志》)、韦恩·巴尼特 (Wayne Bonnett) (温盖特出版社) 和詹姆斯·罗伯逊 (James Robertson) (尤拉·波利出版社)。为本书提供最大支持的摄影师有: 罗伯特·S·布兰特利 (Robert S. Brantley) (封面)、阿特·罗杰斯 (Art Rogers)、克里斯托弗·西蒙·赛克斯 (Christopher Simon Sykes)、彼得·万德沃克 (Peter Vanderwarker) 和罗伯特·纽金特 (Robert Nugent)。

感谢以下人士, 他们允许我在研究旅途中待在他们家里, 极大地增加了研究的乐趣, 同时削减了研究成本: 伦敦的玛丽·克莱米 (Mary Clemmey) (本书的英国经纪人) 和后来的汉娜·伊诺 (Hannah Eno), 波士顿的丹尼 (Danny) 和帕蒂·希利斯 (Patty Hillis), 华盛顿特区的罗伯特·霍维茨 (Robert Horvitz)、约翰·彼得森 (John Petersen) 及我已故的妹妹克莱尔·桑普森 (Clare Sampson)。当我需要独自待着写作时, 罗恩 (Ron) 和西爵·贝尔科维奇 (Seejoy Berkowitz) 提供了完美的小木屋。

在本书整整六年的研究、写作和出版过程中, 两家机构慷慨地给了我全方位支持: 我供职的全球商业网 (Global Business Network, 总裁为彼得·舒瓦茨, Peter Schwartz\*), 和位于索萨利托镇的点基金会 (Point Foundation) 的全球公司 (Whole Earth), 我在公司里基本处于退休状态。促成本书的团队成员就来自这两个机构。全球公司的唐纳德·瑞恩 (Donald Ryan)\* 熟练掌握着整本书的制作, 他完成了全部剪贴版面的工作 (页面和插图准备工作), 创制了大部分插图和图表, 协助设计书籍, 并与出版商和印刷商协商。全球公司的詹姆斯·唐纳利 (James Donnelly) 对手稿逐行进行编辑, 稿子的每一页上都有修改的红墨水, 对此我感激不尽。全

球商业网的克里斯蒂娜·格柏 (Christina Gerber) (之前是丹妮卡·雷米, Danica Remy) 追踪书中插图图片来源, 并处理照片使用权相关事务。我所有照片都是由无限摄影公司 (Photography Unlimited) 的托尼·爱达威亚 (Tony Iadavaia) 印制的, 用的是依尔福 XP2 胶片。

最早的出版协议, 是由出版经纪人 (也是位老朋友) 约翰·布罗克曼 (John Brockman)\* 与纽约维京出版社的丹尼尔·弗兰克 (Daniel Frank), 以及伦敦企鹅出版社的拉维·米尔查达尼 (Ravi Mirchandani) 签订的。维京出版社的大卫·斯坦福 (David Stanford) 是本书编辑, 他负责打理纽约方面的所有事务。罗尼·阿克塞尔罗德 (Roni Axelrod) 负责本书的制作, 自由作家伊莱·里斯 (Eli Liss) 完成了索引工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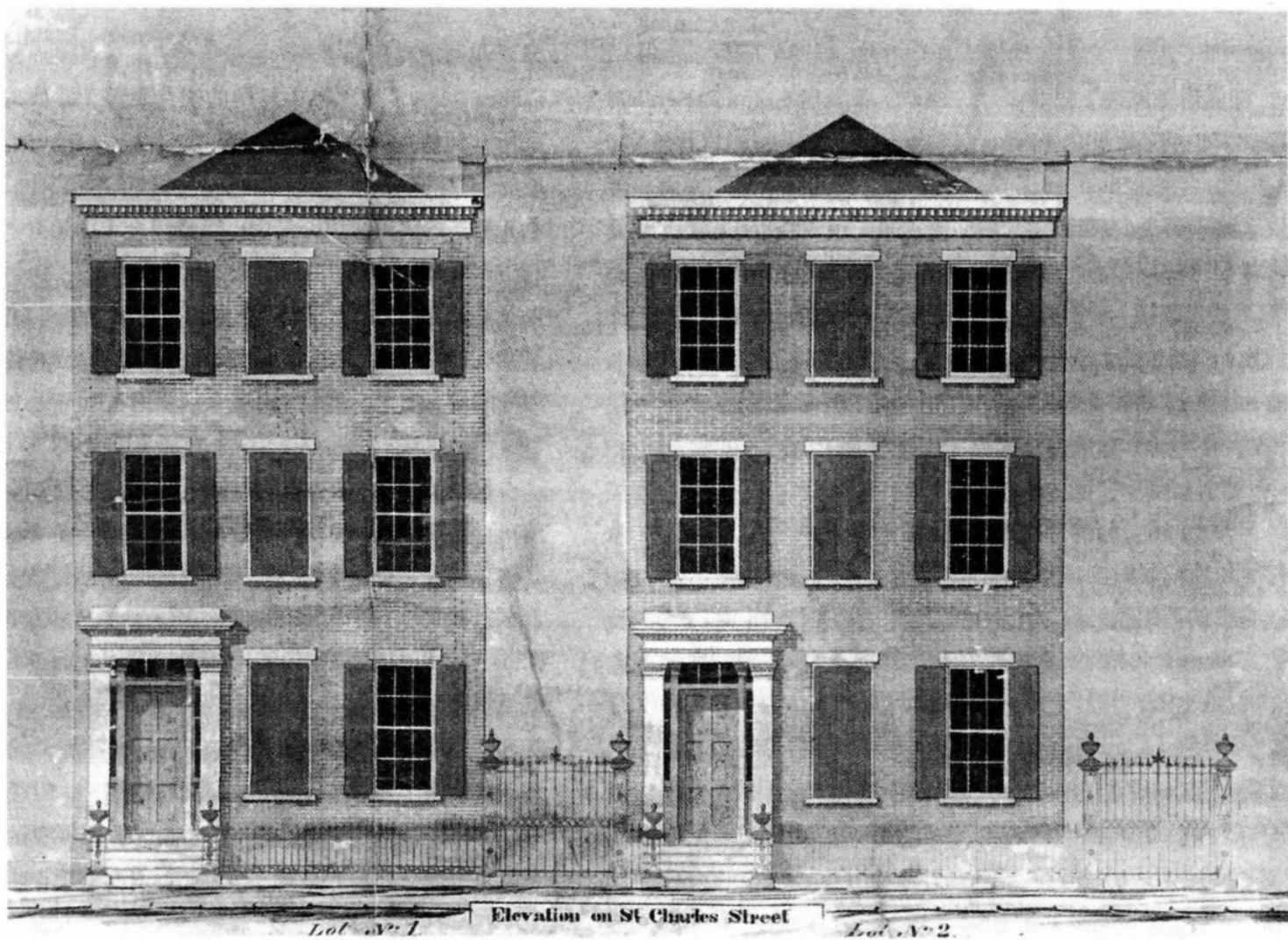
我请了三位朋友来担任本书写作时的缪斯: 借给我肖像, 让我把肖像放在写作和排版的电脑旁边。从某种意义上而言, 我为他们而写作——我想, 我的写作只要能让他们感兴趣, 也必能令大家都感兴趣。他们是音乐家兼艺术家布莱恩·伊诺 (Brian Eno)\*, 计算机科学家丹尼·希利斯 (Danny Hillis)\*, 以及建筑师威廉·朗 (William Rawn)\*。当然, 我的主要缪斯, 也是零距离缪斯女神, 是我的妻子帕蒂·费伦 (Patty Phelan), 她知道何时远离争吵, 以及何时插手我的工作, 并给那天的工作带来重要灵感。

我希望作者能在他们书中留下联络地址。出版商难以承担转发邮件的工作, 而作者需要接触读者, 为书籍以后的再版做一些必要更正, 并在真实世界中推动理念的实施。所以, 享受本书吧; 也请让我知道哪里还需要改进。

——斯图尔特·布兰德

全球商业网络, PO Box 8395

加利福尼亚州埃默利维尔 94662; (510)-6822, 传真: 547-8510



1857年5月4日。新奥尔良公证档案, Plan Book 43, Folio 46。本图片刊登于《新奥尔良建筑》(卷2)。“The American Sector” (Gretna, LA; Pelican, 1984), p. 82。由罗伯特·S·布兰特利 (Robert S. Brambley) 于1993年拍摄——经奥尔良教区公证记录保管办公室保管人员史蒂芬·P·布鲁诺同意, 复制了该图片

## 封面故事

1857年 - 在新奥尔良“美国区”圣·查尔斯街<sup>①</sup>, 两栋相同的希腊复兴式砖结构联排住宅比邻而建, 它们的地址将一直是圣·查尔斯街822号(左)和826号(右)。这两栋住宅碰巧在1857年同时待售, 这张水彩画就是当时为拍卖绘制的。房子外立面用了美国东岸常见的清水砖墙。外观低调但不乏精美细节: 每栋楼顶部和门廊上方都饰以“齿饰檐口”(一排小型的矩形装饰, 形似牙齿), 相互呼应。

① 新奥尔良城区包括老城“法国区”和新城“美国区”。——译者注

# 目 录

致谢 .....	v
封面故事 .....	viii
第 1 章 时光流转 .....	2
第 2 章 建筑分层 .....	12
第 3 章 低端建筑：“没人在意你在那里面做什么” .....	24
第 4 章 高端建筑：令人自豪的房子 .....	34
第 5 章 杂志建筑：既不高端也不低端 .....	52
第 6 章 虚幻的房地产 .....	72
第 7 章 建筑保护：一场悄无声息、平民的、保守而成功的革命 .....	88
第 8 章 维修房屋的浪漫 .....	110
第 9 章 乡土建筑：房屋如何互相学习 .....	132
第 10 章 功能融化形式：令人满意的家与办公室 .....	156
第 11 章 “情景缓冲器” 建筑 .....	178
第 12 章 适应性建造 .....	190
附录：时间角度的建筑研究 .....	210
推荐书目——时间友好型建筑书籍 .....	224

1993年11月，罗伯特·S·布兰特利摄于新奥尔良



**典型变化：**

**两栋楼都扩建了。**

**它们不再相同。**

**它们外观变化显著。**

**典型特征：**

**两栋楼用户更迭迅速。**

**砖结构使之耐久。**

**窗洞口位置保持不变。**

1993年—两栋楼都进入了20世纪90年代，它们每隔10年就会获得新的特征和个性。19世纪60年代，两栋楼建成后不久，楼的前面和侧面都加建了铸铁阳台（在新奥尔良叫“长廊”）。822号（左）将这些阳台保留了下来，而826号（右）继续朝三个方向加建——上面加建了阁楼层，侧面加建了附属建筑，首层向前方的人行道方向扩建出来。在此期间，822号在顶部整整加盖了一层。在经历了最初几十年稳定的（两者是各自独立的）所有权和用户后，两栋楼都开始经历了产权所有人和租户的快速更迭。到1936年，两栋楼的外立面都进行了分格粉刷，看上去像石砌建筑。一张20世纪70年代的照片显示，当时826号的首层是家理发店。此后，这栋楼在窗户上加了百叶（估计受到了早期拍卖画的影响），顶部加了照明灯，紧贴房屋加建的露台加了金属栏杆，首层加了带挺玻璃门<sup>①</sup>。在两栋建筑中，似乎只有一样东西，无论如何更新都保持不变：那些最早的“齿饰檐口”。

① 原文中为“French door”，指“有上挺、下挺和边挺的门，中间部分为通高的玻璃，通常以双扇门的形势出现”。参考自：欧内斯特·伯登·世界建筑简明图典[M]，张利，姚虹译，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1999。——译者注

## 第 1 章

### 时光流转

一年又一年，衣着光鲜的尊贵女士们在公共场合排队如厕的景象，一直在圣弗朗西斯科的文化精英面前上演。这一幕在歌剧院年度庆典的幕间休息时出现。歌剧院首层女卫生间太小（男士的则不然）。自从 1932 年歌剧院建成后，情况一直如此。因为女士们的长队就在大堂吧台旁边，因此她们的窘况是一个传统的讨论话题。抱怨和笑话一直没变。女卫生间也一直没变。

真实的世界和我们心中的世界之间的关系扑朔迷离。在我们的想象中，建筑是永恒的。但是我们的建筑却挫败了我们的愿望。因为它们忽视了时间，所以它们没有利用好时间。

建筑几乎都缺乏良好的适应性。建筑也不是为了适应变化而设计的；预算和投资、建造、管理、维护、调控和税收甚至重建，也都不以此为目的。但是所有的建筑（除了纪念碑）无论如何都会适应变化，不管适应的效果有多糟，因为建筑内外的使用要求一直在变。

这个问题在世界范围内——建筑业是世界第二大产业（排在农业后面）——广泛存在。建筑容纳着我们的生活与所有文明。这个问题也与每个人紧密相关。如果你把视线从本书离开，抬头望去，几乎可以肯定你看到的是一个建筑的内部。朝窗外看去，你注意到的主要事物是另外一些建筑的外观。它们看上去如此静止。

建筑庇护着我们，比我们存留的时间更持久。它们有完美的物质记忆。我们在跟建筑打交道时，实际上是在跟很久以前做出的决策打交道，决策的决定因素与我们相距遥远。我们与不知名的前辈们争论并败下阵来。我

们顶多指望与建筑的既成事实妥协。建筑的整体理念是留存长久。因为一座存世长久的纪念碑的诱惑，大学的捐赠者在建筑物的“砖和砂浆”上投资而不是资助教席。在更广泛的用法中，“建筑”这个词通常表示“不变的深层结构”之意。

这是一个幻象。新功能一直在淘汰着或重塑着建筑。无论老教堂多么优美，它也会因为当地没有教民且没有其他用处而被拆毁。最朴素的老工厂建筑，却一再复苏：先是用来收藏轻工业藏品，然后用作艺术家的工作室，之后是用作办公室（首层是精品店和餐厅），其他用途也将随后而来。从第一版设计图纸到最终被拆毁，建筑一直被变化的文化潮流、变化的地价以及变化的用途塑造着、重塑着。

“建筑”（building）这个词指代两种事实。它既指“建造行为”也指“建造成果”——既是动词也是名词，既是行为也是结果。虽然“建筑”（architecture）力图长久，而一栋“建筑”（building）总是处于建造或重建中。建筑理念已经固化，现实却是变动的。理念是否能修订为与现实相符的呢？

这就是本书的写作意图。我的方法是，把建筑物作为一个整体进行审视——不仅是空间上的整体，也是时间上的整体。一些建筑按空间上的整体进行设计与管理，但没有建筑是按时间上的整体进行设计与管理。如果“时间上的整体”这一说法缺乏现成的理论或代表性实践的话，我们可以从调研开始：随着时间的推移，建筑究竟发生了什么？

有两句名言常被引用，成为理解建筑与功能之间互动的标志性方法。



1981年 - 建筑的真实特点——它们难以做到静止不动——在一所正在搬迁中的砖房子中展露无遗，这栋房子位于北卡罗来纳州的罗利市。为了给州政府的办公楼建设腾地方，凯普哈特 - 克罗克府邸（1898年）搬迁走了。这栋房子现在用来办公。

David C. Fischett. 摘自《老房子》杂志（1991年6月），P.32

第一句话，一直回响于整个20世纪：即“形式总是追随功能”<sup>①</sup>，由芝加哥高层建筑设计师路易斯·沙利文（Louis Sullivan）写于1896年，它是现代建筑思想的基石。<sup>1</sup>与之截然相反的观点是温斯顿·丘吉尔（Winston Churchill）的名言：“我们塑造了建筑，而建筑反过来也塑造了我们”。<sup>2</sup>这些洞见，指出了正确的方向，但它们都戛然而止了。

沙利文的“形式追随功能说”误导了建筑师一个世纪，让他们自以为真的能够走在功能之前。丘吉尔的“互动影响循环说”也只是从更完整的真实循环中截取了一段。先是我们塑造了建筑，然后它们塑造了我们，之后我们又塑造了它们——如此循环往复。功能改造着形式，永远如此。

“流动，持续流动，不断变化，不断转变”，是印第安聚落建筑史学家丽娜·斯温泽（Rina Swentzel）用来描述她的文化和她的家乡时说的话。<sup>3</sup>这可以用来描述每个人的文化和家乡。

① 在1924年出版的《观念的自传》中，沙利文把它压缩成了口号式的“形式追随功能”（form follows function）。——译者注

在20世纪，美国和欧洲的住宅被彻底改变了。当这些住宅里不再有佣人之后，厨房突然变大了，佣人的房间变得多余并且被租了出去。汽车发明后，它的大小和数量都在增长，之后汽车外形变小了，车库和停车场紧随其后发展。“家庭起居室”围绕电视进行扩张。20世纪60年代女人们加入了工作大军，这既带来了工作场所的改变，也带来了家居场所的改变。随着变化的经济机遇与压力，家庭分化发展，传统核心家庭变得罕见，住宅设计一直在紧跟这个变化发展着。

办公楼现在是发达国家最大的资产，雇佣的劳动力超过了一半。办公室管理理论变来换去，每种理论都有不同的平面布局。通信技术的持续革新，要求整栋建筑平均每隔七年就要重新布线。1973年石油危机后，建筑的能耗预算突然成了一个重要问题，不得不朝着提高能源效率的方向彻底改进窗户、隔热层和空调系统。

1 Louis Sullivan, "The Tall Building Artistically Considered," *Lippincott's* (March 1896), pp. 403-409. 这篇常被收入文选、文笔优美夸张的散文，高潮部分是这样写的：“这是一条普遍法则，适用于所有有机的和无机的物质，所有物质的和非物质的物质，所有人类的与超人的物质，所有头脑、心灵和灵魂的真实呈现，生命通过表现被辨识，形式永远追随功能。”但是，沙利文将之用于建筑时，加了一个条件，这个条件几乎没人注意和引用过：“那么，我们感受不到高层办公建筑的外形、形式和外来表达（无论是设计的还是选用的）应该很自然地追随着建筑的功能，并且功能不变，则形式不变，是因为‘只缘身在此山中’吗？”注意这句。“功能不变，则形式不变”，那么，若功能变了呢？

2 丘吉尔非常喜欢这句话，因此他用了两次。第一次是1924年，在英国建筑联盟学院的颁奖典礼上；第二次是1943年，在全国观众面前要求原样重建被炸毁的英国国会大厦时。他对建筑师们说：“毫无疑问，建筑影响着人的性格和行为。我们塑造了建筑，之后它们又塑造着我们，它们规定着我们生活的进程。”在国会大厦里，他重申：“我们塑造了建筑，之后我们的建筑又塑造着我们。”他两次举的例子，用的都是下议院局促的长方形会议厅。他坚持认为，从好的方面来说，会议厅太小而难以容纳所有议员（因此，议员在重要场合都要站着），它的形状使议员们不得不相对而坐，派别分明。1924年，他这样总结道：“实际上，政党体系，取决于下议院会议厅的空间形状”[感谢国际丘吉尔协会的马文·奈斯利（Marvin Nicely）和理查德·兰沃思（Richard Langworth）提供上述引言资料]。

3 引自：Jane Brown Gilette, "On Her Own Terms," *Historic Preservation* (Nov. 1992), p. 84.



1941年 - 富有还是贫穷? 这栋位于纽约州柯萨奇镇的农场给人以这样的第一印象: 房子从左到右看, 主人的经济情况好像每况愈下。我猜这是我曾经的摄影老师约翰·柯里尔(John Collier)将这张照片拿给农场安全管理委员会看的原因——作为经济萧条恶劣影响的证明。但建筑史学家戴尔·厄普顿(Dell Upton)却说, 中间部分是在19世纪20年代最先建成。之后, 左侧最好的部分建于19世纪30年代, 最右侧附加部分是厨房, 建于19世纪50年代。

**如果条件允许的话——如果将它们的往事广为宣传, 而不是隐藏的话, 建筑会讲故事。**

1990年 - 从蓝领到白领。这栋房子建于20世纪30年代, 位于加利福尼亚州埃默里维尔市。当时它是阀门厂。现在这里有28个专业的办公室和生活/工作场所——软件设计师、建筑师、摄影师以及一家名为《月刊》的杂志。1985年, 位于第59街1301号的这家工厂烧毁后, 在二层加建了一整层楼, 总建筑面积达6.5万平方英尺。货运火车仍然每天一次次地轰鸣着经过此地, 但该区域已经从垂死的工业场所成功转型, 成为一处繁荣的办公区。



1990年5月, Brand

1941年10月, Library of Congress. Neg.no LC-USF-81173-C



1972年 - 贫穷还是富有? 不, 现实比照片奇特多了。来自阿肯色州年轻的史蒂芬·W·多西(Stephen W. Dorsey)于1874年当选美国参议员后, 通过投机买卖土地和牛赚了很多钱。在新墨西哥州东北部偏远的草原, 他修建了这栋与其名望和财富相匹配的府邸。1878年, 这栋房子开始修建时采用了边疆浪漫主义原木风格(位于照片左侧), 1881年, 则改用了哥特浪漫主义砂岩石风格(位于照片右侧)——在塔形顶部还有多西和他的妻子、兄弟的石雕像, 并仿照他的政敌参议员詹姆斯·布莱恩(James Blaine)的相貌, 做了两个石雕滴水嘴加在上面。多西得到了政府邮递服务的合约, 后来该合约因为欺诈被调查——他挪用了200万美元。这个官司毁了多西, 这栋房子1893年被用来抵债。随后多个牧民家庭在这里来了又去, 房子原样保留了下来。现在它是博物馆, 一个展示开拓者欺诈历史的纪念物。

1972年7月, Robert Nugent

1992年 - 像是牛头骨里住进一只老鼠, 一种用途容纳在为另一种用途而建房子里。位于新墨西哥州阿尔伯克基市机场和高速路之间有一个加油站就是这样, 它本来是个临时建筑, 在业主待价而沽时留了下来。既然如此, 何不租给当地空手道俱乐部赚些钱呢? 作为空手道练习场地, 它看上去不错——有大量地面停车位, 不会有邻居抱怨从这里传出的喊叫声。



1992年3月9日, Brand

虽然石棉非常有用，但也对人体有害。<sup>①</sup>人们用防火规范和建筑规范来防范发现的新危害，并且老建筑必须得满足新的建筑标准。卫生间、楼梯、路牙和电梯都要进行无障碍设计改造。

老化是持续发生的，新旧建筑都如此。屋顶会漏水。炉子不好用了。墙会裂缝。窗户看上去会不够体面。人们会因为空调难受。整个建筑都要重修！

而且，你不能用老办法来修缮或改造老房子。因为技术和材料一直在变化。工厂制造的门窗比过去现场做的门窗好，但是它们形状不同。石膏板取代了石膏，钢螺栓取代了木头螺栓。你必须做隔汽层，使用塑料水暖管道、塑料灯具，采用多种形式的新绝缘材料、投射灯、工作照明、向上照明灯具和大片地毯。变化程度，可在《建筑标准图录》(Architectural Graphic Standards)这本书的历史中窥得一斑：该书被美国建造商奉为设计与建造细节方面的圣经。该书首版于1932年。销量数十万本，到1988年时，已经出版了第八次全修订版——全书共计864页，而这其中只有一页的部分内容在56年后保持不变。在1981年的版本后仅仅七年，1988年版的书中有一半多的内容是全新的或修订过的。

人们在改造建筑上花的钱比在新建建筑上花的钱要多。20世纪80年代末，新入行的保护专业人士，萨莉·奥尔德姆(Sally Oldham)给出了惊人的统计数字：10年间，美国的住宅翻新总量增长了一倍多。商业性修复花费从原来仅为新建筑花费的四分之三，增长为新建筑的1.5倍。1989年，大约2000亿美元(占国民生产总值的5%)用于翻新和修复，历史保护的全年物资与服务资金为400亿美元。<sup>4</sup>几乎所有建筑师(96%)都参与到改造工作中，建筑师四分之一的收入来源就是翻新与改造项目。

<sup>①</sup> 石棉是天然的纤维状的硅酸盐类矿物质的总称，具有高度耐火性、电绝缘性和绝热性，是重要的防火、绝缘和保温材料。但是由于石棉纤维能引起石棉肺、胸膜间皮瘤等疾病，许多国家选择了全面禁止使用这种危险性物质。——译者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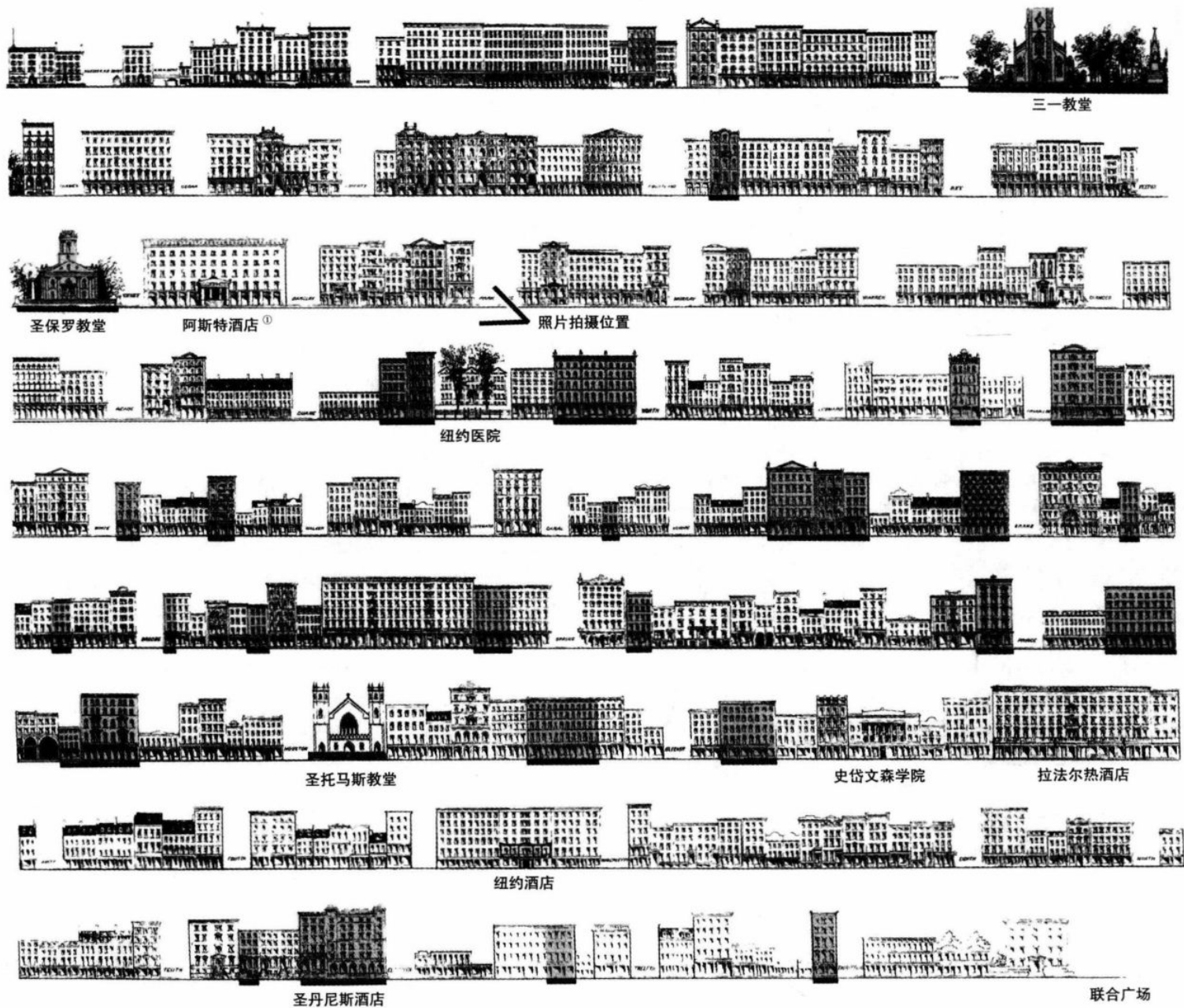
有三种不可抗拒的力量不断摆布着建筑：技术、金钱与时尚。例如，技术可以提供新型热反射镀膜双层玻璃窗——它们价格昂贵，但能为建筑节能节省大笔能耗费用；此外，安装这种窗户能提升你的政治声誉。当人们无法忍受既有窗户存在的缺陷时，新型窗户会出现。技术进步是不可阻挡的，而且在加速进行。

形式追随资金。如果人们资金充裕，他们会在建筑上为所欲为：小到解决当前对建筑的种种不满，大到用建筑来炫耀他们的财富，“金钱吸引金钱”的道理是他们这样做的依据。一栋房子的重要性不在于它是一栋建筑，而在于它是资产，正因如此，建筑受到反复无常的市场影响。商业左右着一切，尤其在城市里。在任何地价以平方英尺计量之处，建筑就等同于金钱。城市吞噬着建筑。

至于时尚，它为了自己的利益而改变——这种一直不稳定的状态，对建筑而言或许是最残酷的，建筑更愿意保持原貌，任时代变迁，沉稳而顽固。就像对待一件大而难做的衣服那样，时尚对建筑的处理总是会尴尬地落在流行趋势的后面。时尚问题与功能无关：在莫尔斯·贝克汉姆(Morse Peckham)的著作《人对混乱的愤怒》(Man's Rage for Chaos)中，时尚被精准地描述为“非功能的风尚动态”(non-functional stylistic dynamism)。<sup>5</sup>时尚在文化层面广泛存在，且无法逃避。

4 Sally G. Oldham, "The Business of Preservation is Bullish and Diverse," *Preservation Forum*, National Trust for Historic Preservation (Winter, 1990), p.14.

5 Morse Peckham. *Man's Rage for Chaos* (New York: Chilton, 1965). 莫尔斯认为时尚的边缘是艺术，而且，“艺术通过展现一个虚拟世界的紧张局面与问题，让人们可以忍受身处现实世界的紧张局面与问题之中的自身处境。”如果说我们所做的毫无意义的变化练习，是为了容忍必要的变化，这很好。但在建筑中，毫无意义的时尚转变，常常是建筑进行必要改变的绊脚石。



① 阿斯特酒店，是当时纽约著名的豪华酒店，由当时纽约最大的地产商 ASTOR 家族建造。——译者注

转载自：David W. Dunlap's *Spectacular On Broadway* (New York: Rizzoli, 1990), p. 4

城市吞噬着建筑。本图描绘的是 1865 年纽约百老汇西侧下街（靠南端）的 261 栋建筑物。1990 年，这些建筑中仅 33 栋留存了下来——占八分之一。其中深色显示且有加粗底线的建筑即为留存下来的建筑物。



1880年 - 百老汇，西侧，从公园广场站（地铁站名）向南看——该角度看到的建筑物，是左图中第三行的左半行建筑物。在百老汇和公园广场的角上，是伯克希尔人寿大厦（1852年）。远处宽阔的白色建筑是阿斯特酒店（1836年），它后面探出的是圣保罗教堂的门廊（1766年）。



1974年 - 角度同上。公园广场和巴克莱之间的整个街区已变成举世闻名的新哥特式伍尔沃斯大楼（1913年）。阿斯特酒店已被交通大楼（1927年）和6层高的富兰克林大楼（1914年）取代。之前照片中的建筑，只有圣保罗教堂保留了下来。背景建筑是美国钢铁大楼（1972年）。

指出建筑的变化几乎是普遍现象这一事实，对理解这一过程是如何进行的并没有太大帮助，也无助于思考如何让这一过程进行得更好。不同类型的变化能进行对比吗？在开始本书研究时，原加利福尼亚州建筑师辛·范·德·瑞恩建议我注意三类建筑，它们的变化方式各不相同，因此建议我关注它们：商业建筑、居住建筑和公共机构建筑。

商业建筑必须快速调整，常常是彻底调整，以应对激烈的竞争压力，并且商业建筑还受到了任何行业都会发生的快速发展的影响。大多数生意要么发展壮大要么倒闭。如果发展得好，这一生意会另觅新址；如果发展得不好，则会自此消失。市场翻覆是常态。商业建筑永远在变化。

居住建筑——住宅——是最稳定的改变者，它们直接反映家庭的理想与烦恼、成长与愿景。住宅及其所有者每天24小时互相塑造着彼此，建筑积累着这种密切互动的记录。而租户则不然——因为需要经过房东许可，他们才能改造房子，且无法获得房子改造的经济回报；不过，三分之二的美国人（及英国人）拥有自己的房子。

公共机构建筑看上去好像为阻止内部组织的变化而进行了专门设计，并且力图在外部形象上给人以永恒、可靠的感觉。当公共机构建筑被迫进行改变时（这是常有的事），改造进行得极为不情愿，并且一再拖延。变化把公共机构建筑置于尴尬之境。

这三类建筑有意地采取了不同的发展方式。商业的粗鲁喧嚣，是公共机构建筑力图超越的，也是居住建筑刻意避免的。但是大多公共机构建筑毕竟只是办公用，而办公又有常常改变环境的恶名，所以它们总是自相矛盾。居住建筑只有在房产价值稳定时才是理想的庇护所，但这种情况很少见。

这三类建筑的内在发展动力也各不相同。建筑的作用如果是赚钱招牌的话，当做不到时——年支出大于收入——这时就会对建筑用途和布局进行持续改造，直到收支平衡（往往是暂时的）。公共机构建筑容纳的机构不允许衰退，所以组织规模很容易超出办公空间所能容纳的规模。

1938年10月, John Vachon, Library of Congress.  
Neg. no. LC-USF33-1273-MZ



1938年 - 堪萨斯州劳伦斯市的一栋代表性砖结构商业建筑, 内部设有电影院、咖啡馆和公交车站, 远处左侧楼上可能是办公空间。建筑风格为 20 世纪 30 年代的好莱坞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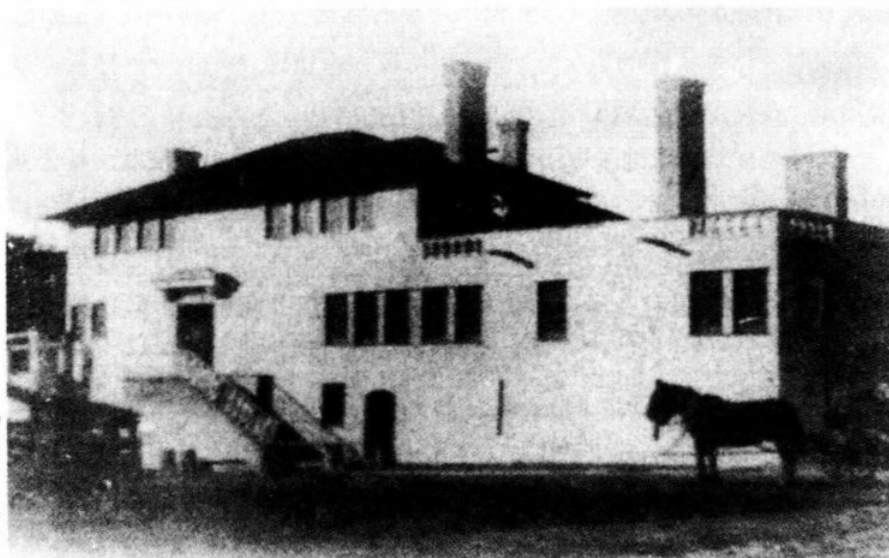
1979年 - 40年后, 仅建筑基本结构和电影院名字留存了下来。电影院似乎在 20 世纪 50 年代改造过(很可能是扩大了内部空间, 因为建筑左侧的门窗没有了)。劳伦斯是一个大学城, 曾于 20 世纪 70 年代进行过城市中心的更新改造。这次改造的成果之一, 就是之前的公交车站变成了文雅的专业办公场所。

1979年5月, Bill Ganzel, 摘自其所著《Dust Bowl Descent》(内布拉斯加大学), plates 184, 185

### 商业建筑和居住建筑有着不同的变化方式——商业建筑像万花筒般变化(上图), 居住建筑的变化则较为平稳(下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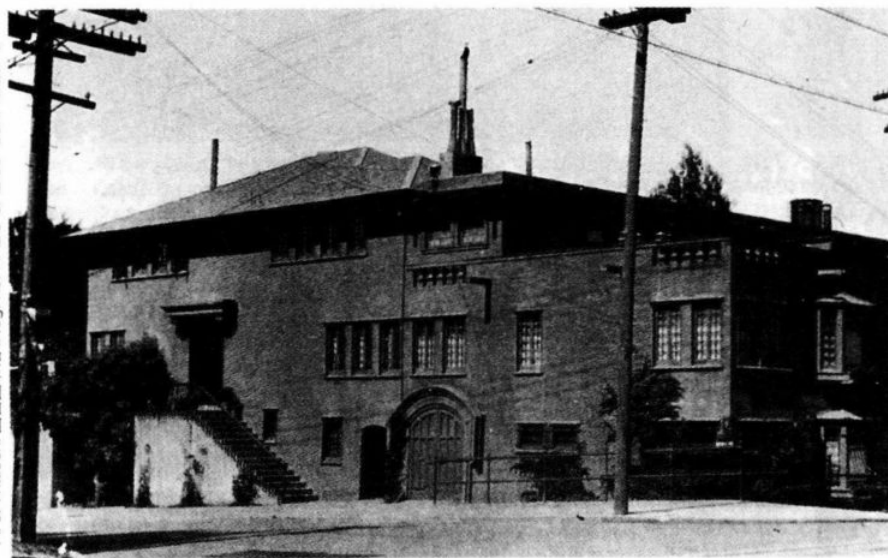
约 1900 年 - 建筑总是在发展。即使位于旧金山(在海德和伦巴第)角落里的小块土地上, 罗伯特·路易·史蒂文森 - 劳埃德·奥斯本太太 (Robert Louis Stevenson-Lloyd Osbourne) 的住宅仍在奋力发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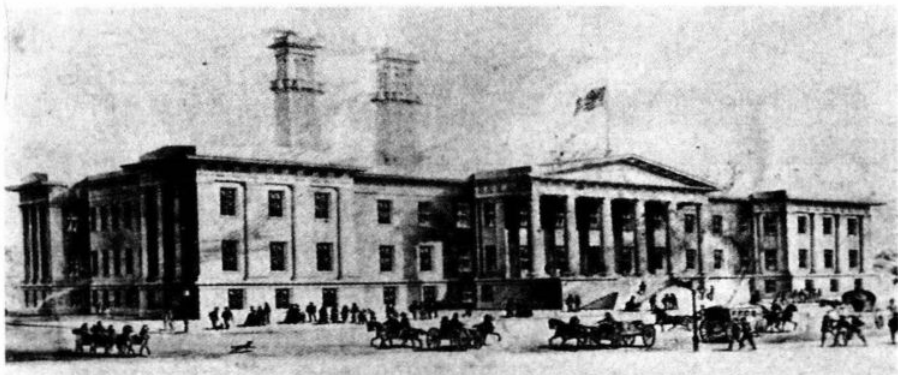
国会图书馆, Neg. no. HABS CAL 38-SanFra22-1



约 1939 年 - 1900 年后, 这栋住宅向二楼露台上扩出了一些。左边增加了一个车库, 右边则多了飘窗。高耸的砖烟囱无疑是在 1906 年地震中震毁了。

A. J. Wittlock. 国会图书馆. Neg. no. HABS CAL 38-SanFra 22-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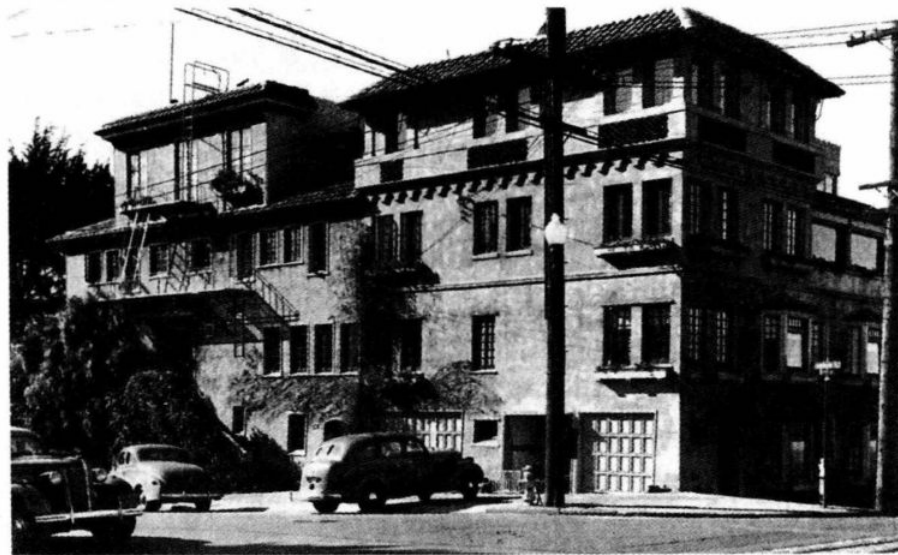
Library of Congress, Neg. no. HABS CAL 38-San Fra 5A-1

约1870年—旧金山成立了一家铸币局，用以处理49淘金者<sup>①</sup>开矿得来的价值数百万美元的金银。这张建筑师草图表现的是1874年建筑物建成后的样子，建筑采用了司亚乐花岗岩、哥伦比亚青石、铸铁柱子和铁艺梁。

① 1848年早期，有人在美国萨克拉门托发现金块，从而触发淘金热，成千上万淘金者来到旧金山及周边地区，导致这里人口剧增：1848年以前，加利福尼亚地区非原住民数量不到1000，到1849年末，非原住民数量则已近10万。在这场于1852年到达顶峰的淘金热中，这个地区总共开采出了总价值2亿美元的贵金属。——译者注

**公共机构建筑拒绝变化。旧金山的老美国铸币局在1874年后就没变过，也不会改变。它无视一场地震，也不在乎失去它的功能。**

约1941年—1940年，整栋房屋向上增加了1~2层。窗户增多了。车库增至三个。每次改变都是规模扩大或者原有数量的增长，而非一次变形。



A. J. Wittlock, Library of Congress, Neg. no. HABS CAL 38-San Fra 22-4



Library of Congress, Neg. no. HABS CAL 38-San Fra 5-6

1906年—1906年的地震和火灾摧毁了建筑周边城区，但是铸铁百叶窗和英勇职工们，保护了旧金山铸币局的建筑物和里面存放的价值3.08亿美元的黄金。这些钱用来支持银行重振商业和重建旧金山。



1937年1月20日, Brand

1922—1937年，铸币业务扩张后，超出了原有建筑能容纳的规模，遂转移到了一英里外一栋新的、更大的（更宏伟的）建筑物中。原美国铸币局的建筑物没有变化，仍是政府建筑，主要用途成了展示自身历史的博物馆——首层的一半空间和地下室设有展厅。财政部在此设有办公室，接洽纪念套币和奖章的订单。巨大的烟囱仍在使用——它们曾经是用来冶炼黄金的锅炉，现在为附近许多建筑供热。